

【大地风情】

□吕振

之前零星地读过一些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，最近在《新华文摘》上看到三篇纪念汪曾祺的文章，又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，于是从图书馆借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八卷本《汪曾祺全集》，开始翻阅。令我想不到的是，在第四卷一篇名为《泰山拾零》的散文中，汪曾祺居然写到了我的家乡莱芜，这着实让我激动了一番。

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3月24日，最初发表于《文学家》(1987年第1卷第2期)，主要内容是汪曾祺回忆十几年前游泰山的情景。他到底哪一年游的泰山，在汪曾祺年谱中并没有查到，但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了解到了一些线索，汪曾祺曾三次游泰山，前两次主要是为了创作京剧《沙家浜》，亲身体验剧中新四军伤病员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”。由此可知，他回忆的登泰山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情。在文末，他说，“我们顺便到莱芜看了看”，从泰山到我的老家莱芜只有五六十公里，汪曾祺为什么登完泰山又转道去莱芜，是受人邀请的吗？他和谁一起去的莱芜？在莱芜待了几天？这些在文章中都没有体现，也难以查考，仅从这篇文章中，聊一聊汪曾祺对莱芜的印象。

阅读过汪曾祺的人都知道，他除了是小说家、散文家，还是剧作家、美食家，每到一地，只要有机会，便尝一尝当地的美食，听一听当地的戏曲，他到莱芜也不例外，所关注的依然是美食和戏曲，具体来说，就是雪野湖的鳊鱼和地方戏莱芜梆子。

对于雪野湖的鳊鱼，他写道：“莱芜有中国最大的淡水养鱼湖，据说湖的面积有三个西湖大。坐了汽艇在湖里游了一圈，确实很大。有几只船在捕鱼，鱼都很大。午饭、晚饭都上了鳊鱼，鳊鱼有七八斤重，而且不止一条。可惜煮治不甚得法，太淡。凡做鱼，宁偏咸，毋偏淡。厨师口诀云：‘咸鱼淡肉’，——肉淡一点不妨。这样大的鱼，宜做松鼠鱼，红烧白煮皆不宜入味。”

汪曾祺所说的湖是我老家的雪野湖，湖面开阔，有一万八千多亩，四周群山环抱，树荫苍翠，风景宜人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，多年来，周围的百姓都在湖里养鱼为生，鱼种主要有鲤鱼、草鱼、鲫鱼、花鲢、白鲢、黑鱼等几十种。汪曾祺笔下的鳊鱼，应该也有，但我估计产量不多，因为它是吃鱼的鱼，不能放养。现在的雪野湖，是给莱芜市民提供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地，为了

【岁月留痕】

□辛牧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在三个村庄合办的北山小学就读。教过我课的老师中，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李老师。

李老师几乎不笑，偶有看到过他笑的学生，会吓出一层鸡皮疙瘩。后来我才发现，李老师其实也常笑，只是他的笑与众不同。几十年后，看了赵本山的小品，我终于找到了描绘李老师笑的词儿，那就是：笑起来像哭似的。难怪有的同学议论，“看了李老师的笑，晚上会做噩梦。”

李老师教课水平很一般，却十分较真，一板一眼的，从不马虎。尤其是上课时从不晚到一分钟，倒是经常晚下课。我们把晚下课称为“拖堂”，有时，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等在教室门口了，李老师依然站在讲台上不紧不慢地坚持将他准备要讲的课讲完，或布置作业、或要求学生这个那个的。然后，不慌不忙地走出教室，向着等候在门外的老师淡淡一笑，坦然离去。他的“拖堂”多次受到其他任课老师、学生以及家长的抗议。有一年冬天，他讲下午最后一节课，讲到天黑了还没下课，有几个担心孩子的家长提了“保险灯”找到了学校，其中一位妇女噘噘着一脚踹开了教室的门，冲到自己孩子的座位旁，一把拖起孩子就走，一边走一边嘟囔，“饭都凉透了，满村里都找不到你这熊孩子，没想到在这里瞎磨叽。”同学们哄堂大笑。大家本以为李老师会就此结束课程，可他依然坚持把课讲完。

我小学毕业、中学毕业、大学毕业以及后来到了工作岗位上，见到附近村子的同学，一谈到李老师，便会不约而同地问，

汪曾祺与莱芜



避免污染，从十多年前已禁止人工养殖了，成了旅游度假区。

鳊鱼是汪曾祺最喜欢吃的鱼，他曾专门写过一篇《鳊鱼》，认为鳊鱼刺少，肉厚，蒜瓣肉，细、嫩、鲜。对于鳊鱼的做法，他觉得清蒸、干烧、糖醋以及做松鼠鱼，皆妙。如果氽汤，汤白如牛乳，浓而不腻，远胜鸡汤鸭汤。他对在莱芜吃的鳊鱼不太满意，一是太淡，二是做法上不入味，鱼太大就不能红烧白煮了。不知今天雪野湖的鱼宴，厨师们的技艺提高了没有。

吃完了雪野湖的鱼，汪曾祺晚上还看了莱芜梆子，他写道：

“莱芜梆子的特别处是每逢尾腔都倒吸气，发出‘讴——’的声音。所以叫做‘莱芜讴’。倒吸气，向里唱，怎么能出声音呢？我试了试，不行。这种唱法不知是怎么形成的，别的剧种无从这样的唱法。由‘莱芜讴’我想到‘赵代秦楚之讴’会不会也是这种唱法？‘讴歌’，讴和歌应该是有区别的。‘讴’，会不会是吸气发声？这当然是瞎想，毫无佐证。”

对于戏曲，汪曾祺是行家，他是《沙家浜》的主要编剧，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”的经典唱词就出自他的笔下。另外，他还写了《杜鹃山》《范进中举》《一捧雪》《大劈棺》等剧目。他谈论戏曲艺术的文章，结集为《汪曾祺说戏》一书，2006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汪曾祺不但会写戏，自己还会唱一些京剧和昆曲的片段。他头一次听莱芜梆子，就抓住了这个剧种的最大特色，那便是“讴”的唱腔。

莱芜梆子形成于十八世纪中叶，清朝光绪年间繁荣兴盛，专业班社演出活跃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了莱芜梆子剧团，几

李老师的笑

“他还‘拖堂’吗？”大家便笑着说，“老样子。”

一年夏天，李老师惹上了麻烦。炎热的夏天，有调皮的学生中午不午睡，偷偷地去水库游泳。那是个危险事儿，每年都有好几个学生被淹死，可每年仍有学生千方百计去游泳。这天，午睡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，有两个学生才慌慌张张跑进教室。李老师用手在他们身上一摸，就断定：“下水库了！”作为班主任，李老师用自己发明的“刑具”惩罚学生，那就是“睡扁担”：在两个水桶之间横放一根扁担，让学生在扁担上睡觉，谁掉下来就打谁的板子。结果那天其中一个学生在扁担上睡着了，扑通一下掉了下来。李老师正准备上前打板子，却发现学生的额头磕破流了血。李老师急了，带上孩子就去卫生所包扎。没想到，到了下午，这个学生的家长带着几个人闯进了学校，其中还有人带了木棒子想要打人。校长急忙打电话给派出所，同时一边和其他老师一起将李老师藏在一间办公室里，一边安抚学生家长。那次李老师总算没有被打，风波后来也平息了。大家以为此后李老师会取消自己制定的“刑罚”，可谁知，第二天李老师依然不改，又让几个下水库的学生睡了扁担。后来，我们班便再也没人敢利用午睡时间偷偷下水库了。

李老师的苦笑笑管住了学生，他教了一辈子书，从没有学生发生安全事故。

李老师的笑，偶尔也有灿烂的时候。那年春天，父亲早起去片区肉店买猪肉，我便跟了父亲一起去。当时猪肉五角七分钱一斤，一天就杀一头猪，卖一次肉。我们

十年来排演了《三定桩》《借闺女》《红柳绿柳》《正月十五雪打灯》《儿行千里》等优秀剧目。莱芜梆子唱腔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高亢雄壮，气氛热烈，特别是男腔用假声翻高、往里吸气演唱的立嗓，和女腔的尾音翻高八度、使用假声演唱的小嗓，称为“讴腔”，清亮高昂，余音萦绕，无论是反映兴致勃勃的情绪，还是表现气愤难忍的心情，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。当地老百姓看戏，觉得最好听的部分就是这个“讴腔”。据老艺人讲，这种唱法要求演员在演唱时脖子和肩膀挺住不动，后咽壁抬高立住，先把肺里的气完全呼出去，然后再憋住肺，嗓子，压住喉咙，往里一点一点吸气时用极高的“讴”音唱出。这种吸气发声，音色奇特，个性突出，难度很大。难怪对各个戏曲剧种都很熟悉的汪曾祺，也被这独特的“莱芜讴”给震撼到了。

雪野鱼和莱芜讴，给汪曾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以至于十几年后仍念念不忘。一座城市，一种食物，一个剧种，在文人的笔下演绎一番，便有了别样的味道。在写这篇文字之前，我没有找到任何记述汪曾祺与莱芜的文章，可能没有人注意到汪曾祺去过莱芜这件事，也可能有人注意到了但觉得没有说的必要。出于对汪曾祺的喜爱和对家乡的怀恋，我写了这篇小文。其实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每个城市都能梳理一下这座城市与文化名人的关系，既包括出生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名人，也包括曾经来过这座城市的文化名人，哪怕只有一点琐碎的资料，只要能如实记录下来，就能为后人提供点鲜活的历史，同时还能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文化内涵。有文化名人为家乡代言，何乐而不为？

到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卖肉的窗口还没有打开，但窗口外面早已经排起了长龙。有人议论着，排在后面的肯定今天买不上了。父亲排得靠后一些，在估计买不到的部分里。

突然，前面一阵骚动，窗口打开了。队伍一下子乱了套。长队变作“马蜂团”。人们喊叫着，拼命向前拥挤。掉了鞋子的、开了裤腰带的，我从后面只看到一堆屁股在扭动。那天是我外公生日，父亲需要买一块肉去祝寿。此时，我在人群中已寻不见父亲的影子。

一个熟悉的影子猛地映入我的眼帘——那不是李老师吗？他正举着一块肉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脸上流露着幸福的笑，憨憨的，面面的，还有些许得意。这种笑，虽说也不怎么好看，但却不像在学校里让学生感到恐怖的那种笑容。他终于挤出人群，双眼紧盯着手里的一小块肉，很有成就感地欣赏着，像是看着什么宝贝。因为专注于这块肉，他甚至没有发现，腰带开了，裤子前面张开了一道大口子，露出了里面暗红色的内裤。李老师正欣赏着肉，猛一抬头，竟然看到了我，稍作惊疑，笑容立即散去，脸上变幻出一种让我看不懂的表情，像笑，但又不是笑。

我张了几次口没有说出话来，终于没有喊出“李老师”。李老师却是对着我像是点了点头，脸上显露着尴尬，还夹杂着懊恼。当时，李老师高举猪肉而笑的那一瞬，昙花般消失了。但多少年了，李老师的那一抹笑，像春天的花蕾，时常在我的心里绽放。

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行走风景】

走在 水库堤坝上

□张世勤

我走出巷子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人也走出了巷子。等我在宽宽的水库堤坝上踱过几个来回后，那人仍在从巷子通往水库堤坝的一脚小路上蹒跚。这是谁呢？隐约看得见是一个老年女人。

终于，我们碰面了。已是初春天气，遍地暖意，枝头吐绿，但她仍裹着一身棉衣，头戴棉帽，一脸炭色，不见一点光泽。我努力辨认，认出了是远门的大娘，便迎着她站下来。“大娘！”她吃力地看着我：“来走亲戚的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是……”我说出了父亲的名字。她说：“噢，你回来了？认不出了。”因为大娘已经不是一年前的大娘了，所以我想问问她的年纪。她迟疑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不知道自己多大了。”说着就哭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孙子没了，我那孙子波儿没了。”她哭着蹒跚着向前踱去，又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。问过家人才知，她的孙子波儿，48岁，患癌，刚走。

听说远门大爷还在，已经94岁。大娘比大爷小几岁，想来也应该快90了。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少，大多外出打工了，留守的老人孩子很多。说来也怪，村里长寿的老人不少，反倒是年轻人，一个个身强力壮的，正是盛年，却前后脚地不断倒下。病症无一例外的是各种癌。

眼前的水库，是多年前以会战的方式集体出兵修建的，原址是一条长长的东西向大沟，建成后水面很大，几次决堤，于是几次对堤坝进行加固。现在堤坝是又厚实又高大，堤坝顶也已成为可以双向会车的大路，但里面的水却不过几碗的样子，就像是一棵迎风而立的大菠萝树，枝上却只坠着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酸枣。

正是早上八九点钟，太阳已漫过东山，阳光向这边铺展开来。田野很空旷，竟见不着一个人影。远处的光明顶显得很突兀，那儿是村里的公墓，深埋着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。新坟在一个个增加，又有几个青壮年已经查出了病。

有一个中年人牵一条大黄狗，不知什么时候走上了堤坝，我不认得他是谁，但我没管那么多，我直接问他：“咱们村西那条大河什么时候断流的？”中年人說：“都已经十多年了。”“我记得两岸是茂密的树林，里面有很多野物，我小时还在里面上过体育课。”中年人说：“你说的这都是哪年的事了！”“那两片林子呢，过去还有看林人的小木屋！”“嚯！早伐掉了。”我转身指向山野：“过去这些田间地头沟叉里到处是树，长着各种野果，现在怎么一棵也没有了？”中年人说：“几年前就已经伐净了。再种也很难长出来，天天打药，现在是连只蚂蚱也很难见着。”中年人牵着大黄狗走过去了。是啊，过去这个时节，翩翩起舞的蝴蝶随处可见，而今一切感觉都是空荡荡的。

我默默地往回走，没走多远，竟又站住，忍不住回头往水库堤坝上看去，堤坝高高的，很厚实，原先疯长的灌木丛也早已不见。水库堤坝全长不会超过200米，但我看到远门的大娘还在那儿蹒跚挪步，踽踽独行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仍然没有走到尽头。我忘了问她一句：“你这是要干什么去？”